

ASSASSIN'S CREED®

同名电影官方小说中文版

刺客信条

【美】克里斯蒂·高登 米歇尔·莱斯利 埃德蒙·库珀
比利·克莱兹 / 著 吴培希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刺客信条

(美) 克里斯蒂·高登 等著
吴培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ssassin's Creed

Copyright © 2017 Ubisoft Entertainment.

Assassin's Creed, Ubisoft and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First Published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6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nd Ubisoft Motion Pictures Assassin's
Cree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信条 / (美) 克里斯蒂·高登等著; 吴培希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33-1159-5

I. ①刺… II. ①克…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033 号



幻象文库

刺客信条

(美) 克里斯蒂·高登等 著 吴培希 译

策划编辑: 陈曦 贾骥

责任编辑: 陶凌寅

特约编辑: 王骏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159-5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数个世纪以来，圣殿骑士团一直在搜寻着神秘的伊甸苹果。

他们认为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人类第一次反抗强权的种子，更是自由意志的关键所在。

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个神器、并解开它的秘密，他们就能够获得控制全部人类思想的力量。

而阻挡着他们的只有一个兄弟会组织，其名为刺客……

序章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

1491 年

天空是金色的火焰，镀满它所触及的一切——崎岖山脉的岩石表面、在其下方延展开的城市、以及摩尔人城寨上方琉璃瓦制的屋顶；而在那里的敞开庭院中，它们的火焰也熊熊燃烧着。

一只雄鹰在猎猎劲风中翱翔着，趁着那片金色还未被渐渐浸没的夜幕所带来的寒冷淡紫色所取代之前，一路飞向夜晚的归宿。在它的下方，那些人忙于看守熔炉、锻造剑刃。无论是鹰、强风还是天空都不能引起他们的任何注意。

他们的面容被阴影所包裹着，被他们工作时所穿戴的兜帽所遮蔽；他们打磨着钢铸的刀剑，用熔化的金属浇筑成新的兵刃，用钢锤将炽红的金属锻打至顺服的灰色。没有人说话。打破沉默的只有他们作业时的刮擦、击打声。

在这巨大的城塞入口外站着一个人影。他的个子高大，身形挺

拔，肌肉虬结，既阴郁又焦躁。尽管他同其他人一样穿戴着兜帽，他却不是他们中的真正一员。

还不是。

毋庸置疑，它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他的父母就曾隶属于这个他将会立誓以死守护的兄弟会。在他还仅仅是个孩子时，他的父母就教会了他如何战斗，如何藏匿，如何跳跃、攀爬。所有这些都是假借着玩耍冒险的名义进行的。

那时他还太年幼、太不经事，无法理解自己所学的这些课程背后隐藏着怎样残酷的真相。后来，等他长大了一些，他的父母才向他说明自己是谁、为何而效命。他并非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为这个想法而不快，并曾经抗拒、不愿追随他们的脚步。

而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那个敌人嗅出了他们的踪迹。

它观察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习惯。这个古老的宿敌，如同捕猎者一般将他的父母驱离了群落，驱离了他们的兄弟姐妹，然后以压倒性的人数袭击了他们。

然后这个古老的敌人杀死了他们。

并非利落的死亡，并非怀有尊严的死亡，并非经由一场公正的战斗而带来的死亡。噢不，绝非如此。这个敌人绝不会如此。这个敌人将他们用锁链捆绑在火刑柱上。他们的脚下堆了木柴，柴堆上——以及他们身上——被浇上了油。他们被点燃，伴随着人群为这可怕的盛景所发出的欢呼。

他们被抓走时他并不在场。他曾想过——并且现在、当他将身体重量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时，他仍在想着——如果他当时在那里，他能够扭转局面吗？那些当时来得太晚的兄弟会成员们向他保

证说，不，他不能。没有受过训练是做不到的。

凶手们没有任何想要掩盖自己所作所为的企图，他们甚至还为抓住了“异教徒”而大吹大擂。领导那场袭击的人名叫欧哈达，身材高大，胸膛宽阔，眼神冰冷，而内心比眼神更冰冷。当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神父宣判阿吉拉尔的家人，随后烧死了他们的时候，欧哈达就站在这个怪物的身边。

要救他们已经太晚了。但要拯救他自己还不算迟。

一开始，兄弟会拒绝了他，他们怀疑他的动机。但玛丽亚从他身上看见了复仇的渴望之外的东西。她打破了他粗暴的哀恸以及那本能的、冲动的愤怒，触及了置身其中的那个人——比起向杀死自己全家的人进行复仇，那个人的眼光还能够看得更远。

那个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东西比他所爱的事物更重要——那就是信条。有些东西将会比他们存在得更长久，将会被传递给未来的世代。

传递给刺客的孩子们——像过去的他那样的人。

因而，他接受了训练。其中一些很简单——他因此为他的父母祈福，感激他们带他进行的那些“玩耍”。另一些比较困难，当他动作太慢、太漫不经心或仅仅是太过疲累的时候，他便会收获伤疤引以为证。

他学习了自己家族的历史，以及驱使他们行事的勇气——在那些外人看来，在那些心跳并不会像兄弟会成员那般加速的人看来，这些行为肯定就如疯狂的鲁莽。

而自始至终，玛丽亚都在这里。

她的笑容明亮，而挥舞的刀光比笑容更明亮。当他颓唐时，她毫不留情地催促他；在他成功时，则褒奖他。而现在，她正在里面，

帮助准备进行这场典礼。这场将会让他到达那些被杀的家人期望他所在的位置上的典礼。

当几个戴着兜帽的人影出现在门前时，他停下了自己的沉思。他们举手示意他跟上。他沉默地遵从了，心跳因期待加速，但随着他拾级而下、步入开阔地带，又逐渐沉静下来。吟诵的声音进入了他的耳中：“Laa shay`a waqi`un moutlaq bale koulon moumkine（万物皆虚，万事皆允）。”

在中央的一座矩形台面前，其他戴兜帽的人松散地围成一圈。一端，站着一位新入会者所熟悉的人：本尼迪克特，他的导师。本尼迪克特训练了他，并和他并肩作战。本尼迪克特是个和善的人，从不吝于笑容和赞赏，但桌上的烛光和灯台上的火把晃动的光芒，照出的脸庞近来已欣悦不再。

正是本尼迪克特与玛丽亚一起，向这个失落的年轻人伸出了援手。他并没有假装自己可以取代这个失魂落魄的儿子被夺走的父亲，但他尽了自己所能。他受到在场所有人的尊敬——包括这个新入会者。

当他开口时，他的声音强而有力，他的话是对在场所有人说的。

“异端审判所终于将西班牙交到了圣殿骑士手中。苏丹·穆罕默德和他的人仍然坚守在格拉纳达。但如果他的儿子，王储本人被抓住，他将会交出那座城市，以及伊甸苹果。”

那些布满刺青、多数还印刻着疤痕的脸上保持着不动声色的表情，但阿吉拉尔能够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因这个消息而变得紧绷。本尼迪克特看着他们，似乎满意于自己的所见。

他阴暗的注视最终落在了新入会者的身上。是时候了。

“阿吉拉尔·德·奈尔哈，你是否发誓，在我们兄弟会的荣誉之

下为自由而战斗？你是否将保护人类不受圣殿骑士的暴虐侵害，并守卫自由意志的存在？”

阿吉拉尔毫无迟疑地回答：“我发誓。”

本尼迪克特继续开口，他的语气强烈尖锐：

“若伊甸苹果落入他们的手中，圣殿骑士将毁掉阻挡他们步伐的一切。所有反抗，所有异议……人们为自己着想的权利。向我发誓，你将牺牲你自己、以及现在在此所有人的生命，来阻止他们得手。”

阿吉拉尔感觉到，这并非既定程序的一部分；本尼迪克托想要抹掉那一丝怀疑的阴霾，确认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这名新人会者已完全明了他所被要求的一切。

但阿吉拉尔毫无迟疑：“是的，导师。”

导师棕色的双眼审视着他，随后点了点头，站到了阿吉拉尔的身边。他握起这个年轻人的右手，那只手上缠绕着绷带，静候着即将到来的祭献。他轻柔地将这只手放在一段包裹着雕刻、箍有金属装饰的木段上。

这块木段上还有其他颜色更为阴沉、有着古老锈色痕迹的装饰。

本尼迪克托将阿吉拉尔的手放在那上面，随后，这名长者将一柄伸出两齿的刀具架在这年轻人的无名指上。阿吉拉尔知道导师感觉到了他不由自主的紧张。

“我们自身的生命不值一文。”本尼迪克托提醒他，他的注视刺入阿吉拉尔的双眼，“而伊甸苹果是一切，鹰的灵魂将会看顾未来。”

他的母亲和父亲留给他了一份狂热的爱，以及一段让现在的阿吉拉尔迫切渴求去追寻的历史。他们也丢下了他。他曾以为自己孤身一人。而马上，他就不再是一个人。马上，他就将进入一个巨大的家庭——兄弟会。

本尼迪克托猛将那柄刀具压下，切下了手指。

痛苦剧烈无比。但阿吉拉尔挺立不动，没有吭声，也没有本能地抽回手。血液涌出来，迅速浸湿了绷带。阿吉拉尔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生存本能与经过训练所构筑起的规则争斗着。而此时，绷带已经将血液全部吸尽。

这柄刀已经被打磨得极尽锋利，他对自己说。伤口很干净，它会痊愈的。

而我，我也将痊愈。

玛丽亚朝他走来，递上一只以金属和皮革制成的华美金属臂铠。阿吉拉尔小心地将手伸进去。在伤口碰到臂铠边缘时，他咬紧牙关克制着不看疼痛难忍的手，只是看着玛丽亚，看着她温暖的、蓝绿色双瞳的深处。刺青的刻印亲吻着她的前额、脸颊、双眼下方，加深了她的美丽。

玛丽亚，最初，她以一种姐妹般的身份与他接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远远不仅止如此。阿吉拉尔了解她的一切：她的笑容，她的气息，当她熟睡在自己的臂弯中时吹拂在自己皮肤上的轻柔呼吸。她大腿的线条，以及她戏谑地掐他时双臂的力道。而在那之后，她会以自己口中的温度犒赏他。

但这一刻毫无戏谑。玛丽亚对他来说意味着许多，但阿吉拉尔很清楚，若他在这里失误，她的利刃会第一个迎上他的咽喉。

在所有一切之上，她是一名刺客，在所有牵系之前，她已与信条相系。

而 he 也将如此。

她的声音，甜美而有力，说出仪式的话语：“当其他人盲目地跟着真理，谨记……”

“……万物皆虚。”其他人齐声说。

“当其他人被道德或法律所制约，谨记……”

“……万事皆允。”

阿吉拉尔继续承受了片刻她的注视，随后依照所学过的，稍稍轻弹了一下手腕。随着一道明亮的金属闪光，他手臂下部的刀刃有如因被解放而欢腾般，一跃而出，填补了被切去的无名指所留下的空缺。

当阿吉拉尔开口时，他的声音因紧绷而颤抖：

“我们行于暗夜，侍奉光明。”

他吸了一口气。

“我们是……刺客。”

在他们上方，一只鹰发出长啸，仿佛欢欣鼓舞。

第一章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巴扎半岛

公元 1988 年

卡勒姆·林奇听见那只鹰的啸鸣。他抬起了头，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观望着。他看不清楚，在天空的映衬下那看起来不过是个剪影，但他冲那里一笑，同时拉起灰色运动衫上的兜帽，盖住他深金色的头发，做好准备。

他也即将起飞。

他一直想这么做，自从他的父母几个月前第一次搬到这里开始，他就一直想这么做了。他们常常搬家，卡勒姆对他家庭的这部分早就习以为常了。爸爸和妈妈会做他们能得到的所有奇怪工作。他们会停留一阵子，然后继续上路。

正因为如此，卡勒姆从未真正有机会交上朋友。因此，在今天，在他终于有机会这么做的今天，他却没有任何观众。他倒不是特别介意这一点，实际上，这样也不坏——因为原本他就绝对不应该做

这件事的。

卡勒姆将自行车一路拖上那栋年久失修的空置旧屋楼顶，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脚踏穿了一块烂透的地板，结果撕开了自己的牛仔裤，把腿也划伤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一年前就在一家低价诊所打过破伤风针了。

卡勒姆已经习惯待在屋顶上。晚上，他的父母以为他好好地待在自己屋里时，他会从卧室窗户爬出去，爬上屋顶，溜进夜晚的凉爽和隐秘之中——溜进好多好多万幸他的父母毫不知情的“灾难”之中。

今天，卡勒姆的目的地是一个巨大的船运集装箱，正伫立在卡勒姆和他的自行车所在的屋顶下方不远处。他们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二十英尺左右——小菜一碟。

只不过，当他在自行车上坐好，一脚踏在踏板上、另一只脚踏在屋顶上时，他的心脏却扑腾个不停。

他闭上自己的眼睛，慢慢地用鼻子呼吸，以便让他疯跳的心脏和短促的呼吸平静下来。

你已经过去了，他对自己说。已经完成了。看着这一路上的每一寸。看着车轮如何完美地着陆、你该如何赶快把车身转过来，这样才不会一路从另一头冲下去。

哦，这个场景可不太好，他立即试着将它从脑海中抹去。但是，这就像那个老笑话里说的——“别去想粉色的大象”，然后，锵锵，突然之间你就满脑子是它了。

卡勒姆调整了一下方向，看着自己踩着踏板、飞起、着陆——胜利。

在他的想象中，自己如同一只雄鹰在飞翔。

他能做到。

慢慢地、冷静地，卡勒姆睁开双眼，握紧车把手。

现在。

他全身心开动，猛踩踏板，双眼并没有盯在那飞快缩短的屋顶边缘以及摊在屋顶和集装箱之间的那团垃圾堆上，而是只盯着自己的目标。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当他猛向上拽起自行车前轮时，轮胎已经飞入半空。

他越过下方的垃圾堆，脸上绽开了完美、纯粹喜悦的笑容。棒极了！就要成功了！

第一个轮子到达了。

第二个，没有。

一切发生得如此快，甚至都没有时间感到害怕。卡勒姆就和自行车重重地落在那堆旧床垫、垃圾和其他破烂堆成的小山上。那是他这几个礼拜以来辛辛苦苦拖来的。他试着动了几下，看起来没有哪根骨头摔断。虽然脸上的一道划伤在流血，而且浑身都痛，不过没什么大碍。

自行车看起来也不成样子，而它所遭到的破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昭示了他的失败。

“该死的。”他咒骂道，随后将把自行车从垃圾堆中拖出来。他一点都不愿意去思考要怎么对父母解释自己身上的伤。

他花了几分钟来查看自己。脸上和身上有几道划伤，一些乌青，没什么太糟糕的，连腿上的划伤都已经不流血了。那辆自行车也有些小损伤，不过还能骑。

很好。卡勒姆抬起头，眯着眼睛，当看见那个小黑点时微笑了起来，是那只鹰。好吧……爸妈也不用马上就知道所有的事。

他骑上车，追了一会儿那只鹰。

当卡勒姆回到自家所在的那个破廉价住宅区时，阳光下的阴影已经开始拉长了。

他的自行车在土路上激起了黄色的沙尘。所有的一切都披上了这种苍白、漂浮的金色。几根彩色装饰三角旗横拉过路上，为这条路提供了仅有的些许色彩。

卡勒姆恢复了以往的好心情。他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下次要怎么改进才能成功。说到底，刚才那确实还是第一次尝试。他可不是个会放弃的人。他明天要再试一次——或者，现实一点说，等他的父母把自行车还给他以后就试。

直到卡勒姆距离镇子已经很近了，他才注意到有什么事不太对头。人们跑出自己家，有几个人手拿饮料坐在椅子上，但大多数的人都四处站着，就这么……看着。

他们在看着他。

他们的脸上谨慎地保持着空白，但卡勒姆的胃抽搐了起来。

有什么事不对劲。

他加快速度，在房门前丢下自行车，又瞥了一眼身后那些沉默、肃穆的邻居们。

卡勒姆的心跳又加快了一点，尽管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伸手去握门把手，然后手僵住了。

门大敞着。

他的父母总是把门关上的。

卡勒姆吞咽了一下，踏入小小的室内门廊。他停了一下，听着，缓慢地移动着，仿佛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他如此熟悉的地方。通

往房子主屋的门也大开着。他伸出小小的手，拨开长长的琥珀色串珠，这个家里的大多数房间都用这来当作虚饰的屏障。

没有谈话声或是笑声，没有炉灶上煮着晚饭的味道，没有碗碟的碰撞轻响。唯一的惯常声响是佩西·克莱恩的嗓音，轻而飘渺地从那台老旧的灰褐色收音机中传出来。以及还有电视机在后面发出的嗡嗡声——某个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了艾伦·瑞金博士，阿布斯泰戈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主持人正在说，“艾伦，看起来似乎这个世界正岌岌可危。”

“确实如此，不是吗？”说话者有一种上流人士的英国口音。卡勒姆瞥见一个接近四十岁的男人，衣着光鲜，样子讲究，有着黑色的双眼和犀利的容貌。

“人类似乎下定决心要用持续不断、越来越广泛的暴力来毁灭自身。我相信，除非我们找到我们攻击性天性的最初根源，否则我们所知的文明必将毁灭。不过，在阿布斯泰戈工业，我们正想法分离这种关键成分——”

电视中的人继续唠叨着。卡勒姆没有注意，继续向前走着。房间里很黑。这没什么稀奇的，这里的夏天很热，而黑暗可以带来凉爽。但这并不是一种友善的黑暗，卡勒姆意识到他的双手变得黏糊糊的。

当他踏入起居室时，他能够看见母亲坐在厨房里，在窗前形成一道剪影。卡勒姆松了一口气，不明白自己在害怕什么。然后他开口叫她，但他的话哽在了喉咙口。他现在意识到，她正以一种奇怪

的角度坐着，靠在椅背上，手臂垂在两边。

她没有动。一动也不动。

卡勒姆僵住了，紧紧注视着她，他的大脑试图理解哪里出错了。有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什么东西从她的手上滑下，慢慢地滴到了地上。它滴入一片扩散开的红色水洼中。这一点，残忍的阳光就捕捉到了这一点。

卡勒姆的双眼被这一动静愣住了。随后，他慢慢地追随着那道红色的方向看去。

鲜红的血液慢悠悠地沿着一条银项链滴下，卡勒姆记得每天都能看见它挂在母亲长而纤细的脖颈上。一颗八角星，中间有一个钻石的形状。在那上面，用黑色雕刻着一个很像是字母 A 的记号——如果 A 字的线条是由装饰般、稍稍弯曲的刀刃组成的话。

那条链子现在正从她的手中荡下，而银色的链环被侵染得鲜红。

虽然眼前的一切和身体的反应都足以让卡勒姆掉转目光、转身逃离这一幕。但卡勒姆站着，定在那里。

她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她的衬衫左袖已经被浸透。

而她的喉咙……

“妈？”卡勒姆嗫嚅道，尽管喉咙上的开口意味着她已经死了。

“Laa shay`a waqi`un moutlaq bale kouloun moumkine。”

这个低语引起了卡勒姆的注意力，他惊恐地注意到，房间里不仅仅有他和母亲。

杀死她的凶手也在这里。

那个人站在电视旁边。一个身高超过一米八二的高个子男人，正背对卡勒姆注视着窗外。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兜帽。

再一次，卡勒姆的视线被别的动静吸引，那同样让人毛骨悚然